

欽定唐書

卷百七
十二之
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七

于王二杜范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闕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

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
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
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
姚峴不勝虐自沉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
使是時吳少誠叛峴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
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
廣募戰士儲良械擗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治軍法
帝晚務姑息峴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
而慢於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爲流端州
命中人護送至棗陽峴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

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
州長史比詔下頤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
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
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
初襄有梟器天下以爲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
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頤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
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
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
與頤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頤出鎮久不報敏

怒其給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
詔捕頓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
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之頓與諸子素服待罪
建福門門史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
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
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
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頓獻家財以助國
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
頓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
乃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

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曰厲頤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
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
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諡
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諡曰思尚書右丞張
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
文吏倔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
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歿猶
以爲幸不宜更諡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
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
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卽斬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畀其子晏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

繼之壞河橋收黃隊遂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
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
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
使羣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
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
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后謁羣謝
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埴橋
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
罷兵不能討卽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

由是擊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須李叡攻宋州智與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叡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與請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營招撫使旣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冊拜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

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卽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卽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旣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

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爲後父廙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

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卽脩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寃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

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
哀蕪財貲極耆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七十家聚書
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鸞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
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鞠獄有媼辨
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
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
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
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
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

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
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
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謚曰敬

子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
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婚姻
不計官品而上閥闕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
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
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

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殮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旣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

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劔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爲判官

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旣又建奏疏闕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西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卬田因得漑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後哀幸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

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噓流連方春南民爲
競度戲亞欲輕駛乃髣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
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
不是過也旣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沼
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罷
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
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
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
計窘更舉軍帑錢與甸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
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

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
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愉爲戶部員外郎與趙
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
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
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
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
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
名得不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八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跪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

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
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
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
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
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
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
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
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
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
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

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
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騁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
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
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
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
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
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拏不解內外大恐
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
尙苛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

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家奴告鏐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許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

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郤它相揣帝厭兵欲
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
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
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
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
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
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
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
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
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室疑聞

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
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
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
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
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鄆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
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
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
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涸曲降卒萬
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
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

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
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
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
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劔付監軍梁守謙使
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
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勲進金紫光祿
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
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
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罇初蔡平王承
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

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
乃離李師道怙疆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
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
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
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
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
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
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
十百人列筮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

責償久乃悟盧羣劾坦子上訴朝汶譎語錢入禁中何
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
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
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
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
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
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
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
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縛所

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德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

河諸侯忠者懷疆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槩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奧援且久外爲姦愴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傅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

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
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
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
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
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
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
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尙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
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
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
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

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
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
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
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尙書
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
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龔自
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
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
醜沮日聞乃出度山西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
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

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
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
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
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
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
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
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
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非衣

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
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
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
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
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
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
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
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
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

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
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又勾假
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
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
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
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
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
工宜卽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
然則答宮室營繕旣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
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

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
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
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
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
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
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
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
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
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
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

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
乃受實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
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
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
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
同輔政媚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
之因度辭位卽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
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
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逮

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
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
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闍豎擅威天
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
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
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
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
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
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
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

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
束身歸朝三年以病乞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
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
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
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
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諡文忠贈禮優縟命京兆尹鄭
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
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
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

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
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
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廟食五子識諗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
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
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
使時蕃酋尙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
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
治塚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

與立戌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戌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故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卽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
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
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
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
愴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
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
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詆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裴度傳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臣酉按舊書云初王播廣事進奉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後進宰相李牛等不悅其所爲其語意竟似牛李以公心惡度者當以新書爲實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九

二李元牛楊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
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
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
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刻險譎
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

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劔南
東川節度使穆宗卽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
倖長慶二年召入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
條稹儉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
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臯
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
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挺以
詆傷度於是李伸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迨度初
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弁以汴叛國威不
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

外遷齊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
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
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
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輿援自是肆志無
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
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
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
輿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
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

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

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與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竄疎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伍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伍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有司所發卽襄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

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橈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

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滛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旣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

恐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
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
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
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
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
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
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
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
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
疾廢眊贖卽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

倂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

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卽位
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
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
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
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下之
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
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
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
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
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

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
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
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
宗初卽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
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
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
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
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
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
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

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卽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

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僭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閔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

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
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
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
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
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
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
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
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
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
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

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郤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

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

古遣吏羅禁禳第禳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
者慰禳再朞徒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
不勝其疲禳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
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禳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
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
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
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
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禳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
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
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
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
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覈
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
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
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
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
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
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
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

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
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
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
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
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
出近侍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
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蓑茅於民
吏倚爲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
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

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
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
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
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
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
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
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
弛兵而大會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劔南於是李德裕上
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
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

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緣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
今脩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
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
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
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
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纖
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
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
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
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

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
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
使天子旣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
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
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
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旣見陳父子君
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
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彛樽龍勺詔曰
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
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

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
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
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
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
年六十九諡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
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
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
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
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

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各用吳行魯代之黃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柅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

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膺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

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
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
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
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
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
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
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
旣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
部侍郎襲奇章男崔胤忌徽之正換左散常侍徙太子
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麟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卽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劔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叩嶮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卽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

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進中書舍人時翱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

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
世謂之玉筍寶歷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太和中以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
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卽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
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
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
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
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
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卽
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

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
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
與美官德裕質之日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
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
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
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
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卽出爲
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
都尉沈羲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
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日惡十二月

而踐言監軍劔南受德裕賕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
潮州司戶參軍事議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
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
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彗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
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
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
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
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
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
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卽死爲幸寶曆時李續

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闕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賊不許

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旣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卽位徙柳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旣寔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爲士卒所逐貶

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
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閩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
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
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
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劔南幕
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
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
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
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

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朞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太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褻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

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

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
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
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
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
姚壽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
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它宰
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珪監修
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
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珪曰夷行疑
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

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
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珣同進臣不
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
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
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
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
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
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
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
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

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糝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珽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鄆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立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寃帝

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
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
楊妃謀且其所給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
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
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
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
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
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
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
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

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祕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熒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晏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熒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繇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

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堯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積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李逢吉傳父顏○舊書作祖顏父歸期與新書異沈炳
震曰按宰相世系表與舊書同則新書似誤

李伸○伸當作紳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

竇劉二張楊熊栢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廬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

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

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伎狠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卽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解救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郭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狠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

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寔驕牟度不可諫卽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

庠字胄卿終婺州刺史

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

吉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表度逐李紳
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
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
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
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
陛下以少主踐阼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
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頷叩龍墀
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
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
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

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

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
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
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闔者曰止宰相方與
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
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
爲牙僧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
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亾事
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
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諂
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臯號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卽諭與俱來陝號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

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
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變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
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
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
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
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
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
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
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
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

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吏部會曹史李寶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

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推賓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扇護兒曹帝不

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
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
卿周比因傅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
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
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
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
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
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賊
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

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
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
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晏近臣
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
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
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旣以墨敗陛下容可舉
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
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
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

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
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
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
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土後貴赫爲冠族所居
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
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
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
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
其狡譎不可信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

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日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恚與皇甫鎛相附離冬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旣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

栢楚爲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
佐計畫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栢楚
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
營密職圖褻幸謹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栢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爲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
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
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
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旣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
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
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

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者
諭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
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
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
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
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旣行
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
賊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
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
奴婢珍貴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

者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賈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
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纏纏若可聽
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
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竇羣傳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學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
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
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
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
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歟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

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
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
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
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
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勳輒得咎誓爲御史遂竄
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

構櫨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

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
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
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
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
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
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

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

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
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
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
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
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
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
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

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
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
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
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
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
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
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
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
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
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
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
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
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
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

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
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
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
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
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
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悖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

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
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
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
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
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
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
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
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
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
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

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
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
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
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
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

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
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
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
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
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
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
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

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
兼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
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
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遡山澤罔繩擗
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
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
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
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

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覲覲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子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

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

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

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
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
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
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
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
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
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
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

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
葺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
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
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
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
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
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
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

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

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後荅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

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

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
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
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
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
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
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
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
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
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

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平善戲謔兮不爲虐
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
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
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
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
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
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
顧况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
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

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

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
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
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
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
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
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
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
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

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
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韓愈傳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
終秘書郎○舊書父仲卿無名位二書不合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徽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

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

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
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
方帥劔南西川人辭卽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
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
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
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
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
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
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
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

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戮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珣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
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
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
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
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
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
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躡嚙耳語願上
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
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

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蘄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州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浚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浚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攬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

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軼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丁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

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鈇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未以中人爲和糴使鈇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鈇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

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學以示憂勤
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
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釵少孤寡
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
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
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
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
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
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
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
太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
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
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
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銖等弗見省羣臣
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
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
李愨愨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
參集不宜罰小史隳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
兒所辱卒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錯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鄆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

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欸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愔擧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

武俊悅卽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
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
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世勞不可遺
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
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
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
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
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
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
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

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

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畧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

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茹土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

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
三年遽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
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
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雖
御史勸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
不請請考功察行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
所以闡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
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錫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

國史館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
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
世者善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
善故吏門生苟言虛美獨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
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
言段秀實但記劄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
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
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畧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
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
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潘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

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矐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疇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

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

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栢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

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翺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實曆中黎幹子熠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熠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

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
衢州刺史卒

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蕃中進士第登宏辭補
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
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
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
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
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
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

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
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臯由
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
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
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
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卽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
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
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卽表
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
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

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

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斲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

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
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
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
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
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擢元
裕坐出餞貶闕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
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
卽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
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
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

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巖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

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蔣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

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
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
辭瞻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
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
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
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己以成功謂敖曰陸
生根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
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擧復爲
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
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

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晏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棕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

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諧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

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臯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暉弟昉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

取進士第寔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臯詔
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
貲回鶻入寇以符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
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
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
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
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
中丞囂競不平皆得臯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

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懽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苗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

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

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晏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驅石焉元和後大臣

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
號樂和李公云

弟景溫字德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
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本
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
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趨其正弟景莊亦至顯
官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
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扶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
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
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
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掣侮天
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

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
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
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
癘噫盛德之所臻莫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
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
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
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
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
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

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斲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愷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

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祆言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

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
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
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
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
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
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
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
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
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

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
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
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
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
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
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
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
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
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
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

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又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

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
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
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
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
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
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
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
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
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
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

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闞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

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

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
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
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
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
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
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
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
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
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
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

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
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
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
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
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
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
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
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
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

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球
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
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
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
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
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
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
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

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網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

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

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饗饗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玩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

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
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
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
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
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
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
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
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
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
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

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

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

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
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
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
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
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
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
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
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

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

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
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
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
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
縶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
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
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

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
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
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
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
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
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
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
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

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

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
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
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
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
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
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
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
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
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
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

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
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
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
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
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
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
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
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巖見賁對嗟伏以爲過
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

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賈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賈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賈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賈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

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
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
賁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
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賁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
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
況臣所對不及賁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
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
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邵字子立後歷賀
州刺史賁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
山南東西道皆表賁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

人深嫉賈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賈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闞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賈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賈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

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
於陛下帝感悟贈蕢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
不切也蕢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
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
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蕢之賢當先以
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劉蕡傳○舊書入文苑傳